五代史記

四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梁臣傳第九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

之後少好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翔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爲人作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

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晩動靜輙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爲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浹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内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懼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勝之兵宜持重

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
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
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獨以翔爲可信任梁
之篡弑翔之謀爲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
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
金鑾殿大學士翔爲人深沉有大畧從太祖用
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
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
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
意悟多爲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

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内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誚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黄巢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鎭權貴往往附之寵信言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效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己不欲翔居内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己多稱疾未嘗省事末帝

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拒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彊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爲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瓌爲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憊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爲怨言遂不用其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懼召段凝於河上是時

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末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爲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郎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爲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爲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

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 李唐賓附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爲盜珍爲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兖鄆未嘗不在戰中而常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

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會義成軍亂逐安師儒
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
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爲
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
瑭張晊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
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
仁遇白珍曰軍中有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
曰偏將欲專殺邪立斬仁遇以徇軍軍中皆感
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賊在吾
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

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巳宜出其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瑄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朱宣取曹州執其刺史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珍攻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巳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礫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不之責

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
陽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
豹子軍二千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
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
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人也初
爲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爲太祖所敗唐
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
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
乃大勝珍嘗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
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

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亥許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爲和解之珍屯蕭縣閒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廄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暴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須明旦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容爲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

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
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
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縊死

龐師古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周太祖鎮宣武
初得馬五百匹爲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
巢秦宗權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
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呂梁溥以兵二萬
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逐楊行密取
楊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爲儒所

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郴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徹木爲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兖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爲人謹甚未嘗離左右及爲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營清

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爲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
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
至矣師古以爲搖動士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
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
人號爲輕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輙再敗以死其
後太祖自將出光山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
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楊爭凡三十年
間三舉而三敗以至彊遭至弱而如此此其不
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

疆者顧吳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黃巢敗降梁從太祖攻蔡州太祖墜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鬬傷面身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旁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爲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涓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爲多張全義襲

李罕之於河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
兵於梁太祖遣從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沇
河潞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脩以降梁太祖遣
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河陽太
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
内黄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
其城遂破之太祖攻朱瑾于兗州未下留從周
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
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去乃出兵收
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救

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三闇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闇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兗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兗州留後以兗鄆兵攻淮南出安豐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淠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洺州斬其刺史

邢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磁州殺其刺史袁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栅燕兵走追至于臨清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爲宣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將暉監其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

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爲然從周怒曰兵在上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鵶堤仁恭大敗斬首三萬餘級獲其將馬愼交等百餘人馬三千匹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爲攻邢洺以牽之從周遽還敗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鎭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

州從周家屬爲鄆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鄆從周卒招降鄆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陳留郡王食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黄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爲將驍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晊柵又以騎兵破秦賢殺三千人敗晊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攻時溥皆有功

朱珍與李唐賓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代唐賓以攻溥破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壘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

葛從周　霍存

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謂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之乎佗日語又如此

張存敬

張存敬譙郡人也爲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爲將善因危窘出奇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爲諸軍都虞候太祖攻徐兖以存敬爲行營都指揮使從葛從周攻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鴉堤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

取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
存敬取其瀛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
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
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山下晉絳二
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宋
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穎仁
愿仁愿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穎出必告反
必面如事父之禮仁愿曉法令事梁唐晉常為
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

符道昭蔡州人也爲秦宗權騎將宗權敗道昭
流落無所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茂貞愛之養以
爲子名繼遠梁攻茂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
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以亂不果行太
祖爲元帥初開府而李周彝以鄜州降以爲左
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
威將誅其牙兵惡魏兵疆未敢發求梁爲助太
祖乃悉發魏兵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
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者聞之皆亂魏將左
行遷據歷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昭等從太

祖悉破之道昭爲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筭每戰先發多敗而周德威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潞州築夾城爲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城道昭戰死

劉捍

劉捍開封人也爲人明敏有威儀善擯贊太祖初鎮宣武以爲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入慰

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見問梁軍中事翌日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梁兵攻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位遷左天武指揮使充從親軍都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爲佑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賂誘捍捍將吏執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軍爲牙將太祖初就鎭以爲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洺州刺史羅紹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爲紹威計畫乃悉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鍾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太祖鳳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眞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宗不許其

劉捍 寇彥卿

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彦卿奉表迫請遷都彦卿因悉驅徙長安居人以東皆拆屋爲栰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温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爲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彦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彦卿復馳至華即日迫昭宗上道太祖即位拜彦卿

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金吾街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避道前驅捽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惜之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相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彥卿明敏善事人而怙寵作威好誅殺多猜忌卒于鎮年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梁臣傳第十

康懷英

康懷英兗州人也事朱瑾爲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閒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爲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眞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鄜坊兵救岐屯于三界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

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
攻之懷英以爲夜中不欲蘺它軍獨以二千人
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
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楊行密
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
義軍節度使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
英爲招討使將行太祖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
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晉遣周德威
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以
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爲都虞候久之思安

亦無功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爲招
討使知俊未至軍太祖自至澤州爲懷英等軍
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卒莊宗召周德威
還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陽而諸將亦
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所
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
兵其意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
足以定霸也乃與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
會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趨夾城攻破之懷
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歸詔削

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大陰虧食占者以爲不利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劉知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爲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慶衍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

子師範立棣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僞爲好辭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劉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爲行軍司馬梁太祖西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漏洩事不成獨鄩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爲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鄩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襲破之從從周家

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鄩鄩以版輿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爲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爲之緩攻鄩乃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待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彦温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鄩乃遣人陽語彦温曰副使勿多以人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遣從副使者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

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彥溫非實降
者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從周
以禍福諭鄩鄩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師範
敗降梁鄩乃亦降從周爲具齎裝送鄩歸梁鄩
曰降將蒙梁恩不誅幸矣敢乗馬而衣裘乎乃
素服乗驢歸梁太祖賜之冠帶飲之以酒鄩辭
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以爲元從都
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鄩
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鄩皆用軍禮鄩
居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

軍劉知俊叛陷長安太祖遣鄩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長安為永平軍拜鄩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爲開封尹楊師厚卒分相魏爲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鄩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劫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鄩以謂晉兵悉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爲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黄澤関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鄩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鄩乃屯于

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鄩曰閫外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没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充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鄩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鄩必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誚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鄩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爲如何諸將皆欲戰鄩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

劉鄩

莫測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鄩營鄩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鄩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潛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趣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鄩爲圓陣以禦晉人

兵再合鄩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爲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鄩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鄩兗州安撫制置使萬進敗死乃拜鄩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帝以鄩爲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鄩爲書以招友謙友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鄩乃譖之以爲鄩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鄩兵數敗乃罷鄩歸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皆爲刺史鄩妻王氏有美色鄩卒後入明宗

宮中是爲王淑妃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鄩二子
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時遂雍爲西京
副留守留守王思同率諸鎮兵討鳳翔戰敗東
歸遂雍閉門不內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
軍至者悉以金帛給之潞王見遂雍握手流涕
由是事無大小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
州刺史以鄩兄琪之子遂清代遂雍爲西京副
留守遂清歷易棣等五州刺史皆有善政遷鳳
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爲安
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

稱之嘗爲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淸爲母
執轡行數十里州人咸以爲榮

牛存節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
爽於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匈匈當得
英雄事之乃率其徒十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爲
人木彊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張
晊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橋范
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
兵於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

兵爲前鋒是時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葚以食軍擊走罕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黎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會內黃還滑州牢城遏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王言藏船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獨破鄆西甕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渒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亳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

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
以兵急趣徐州比傅徐城下瑾兵方登望其塵起
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
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悉與存節意合由是諸
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使
召存節存節爲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路人
送者皆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
衙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
潞州爲行營排陣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
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

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
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
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
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
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
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入
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
刺史遷鄜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
存節匡國軍節度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
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州水鹹而無井知

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歧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甘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晉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瘠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贈太師

張歸霸　弟歸厚　歸弁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爲德妃歸霸

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黄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晊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爲遊兵過晊栅晊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晊兵千人奪馬數十疋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顥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門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兖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

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黄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曹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為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晊屯赤岡歸厚與晊獨戰陣前晊憊而却諸將乘之晊遂大敗太祖大悅以

爲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郴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從後至友裕徙栅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廳子軍直衝之戰巳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鬬太祖還軍中遣張筠馳騎第取之以爲必死矣歸厚體被十餘箭得筠馬乃歸太祖見之泣曰爾在喪軍何足計

守使昇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洺孟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敗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以疾卒于漢卿歸并爲將亦善戰開平初爲滑州長劒指揮使子漢融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爲人沈嘿多智善劒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爲拔山軍指揮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

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柰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踰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

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
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
刺史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

徐懷玉亳州焦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
起微賤懷玉爲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
太祖鎮宣武爲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
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
人遷左長劒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
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玉金創被

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賚往往以分士卒爲梁名
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
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
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
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豐乃繕兵治
壁爲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東境懷玉屢
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
兵西迎昭宗都洛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
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爲隧
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歷曹晉

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崩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鄜州執懷玉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二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梁臣傳第十一

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于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于梁梁太祖以爲宣武軍押衙曹州刺史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爲先鋒師厚取穀城西童山木爲浮橋渡漢水擊匡凝敗之匡凝棄城走師

厚進攻荆南又走匡凝弟匡明功爲多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知俊叛攻陷長安劉鄩牛存節等攻之久不克師厚以奇兵出旁南山入其西門降其守者遂克之晉周德威攻晉州以應知俊師厚敗之于蒙坑以功遷保義軍節度使徙鎮宣義是時梁兵攻趙久無功太祖病卧洛陽少間乃自將北擊趙師厚從太祖至洹水夜行迷失道明旦次魏縣聞敵將至梁兵潰亂不可止久之無敵乃定已而太祖疾作乃還明年少間而晉軍攻燕燕王劉守

光求援於梁太祖爲之擊趙以牽晉屯于龍花遣師厚攻棗彊三月（一作日）不能下太祖怒自往督兵戰乃破屠之進圍蓨縣晉史建瑭以輕兵夜擊梁軍梁軍大擾太祖與師厚皆棄輜重南走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常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太祖崩師厚遂逐其帥而稍矜倨難制時魏特牙兵其帥得以偪彊羅紹威時牙兵

盡死魏勢孤始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温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末帝乃遣馬愼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下曰方郢王弑逆時吾

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毀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討事使朱漢賓以兵屯滑州為應末帝卒與象先殺友珪末帝即位封師厚鄴王詔書不名事無巨細皆以諮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病發卒末帝為之受賀於宮中由是始分相魏為兩鎮魏軍亂以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景仁

王景仁廬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爲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以

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不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衆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景

仁事行密爲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遽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

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洺使者及之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爲客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賀瓌

賀瓌字光遠濮州人也事鄆州朱宣爲都指揮使梁太祖攻朱瑾于兖州宣遣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兖州瓌趨待賓館欲絶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館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名）以爲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且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走梁兵急追之瓌顧路窮登塚上大呼曰我賀瓌也可勿殺我太祖馳騎取之并取懷寶等數十

人降其卒三千餘人是日大風揚沙蔽天太祖曰天怒我殺人少邪即盡殺降卒三千人而縶瑾及懷寶等至兖城下以招瑾瑾不納因斬懷寶等十餘人而獨留瓌瓌感太祖不殺誓以身自効從太祖平青州以爲曹州刺史太祖即位累遷相州刺史末帝時遷左龍虎統軍宣義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兵亂賀德倫降晉晉王入魏州劉鄩敗于故元城走黎陽貝衞洺磁諸州皆入于晉晉軍取劉鄩末帝乃以瓌爲招討使與謝彦章等屯于行臺晉軍逼瓌十里而柵相

持百餘日環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乃令軍中歸其老疾於鄴以輕兵襲濮州環自行臺躡之戰于胡柳陂晉人輜重在陣西環軍將薄之晉軍亂斬其將周德威盡取其輜重軍已勝陣無石山日暮晉兵仰攻之環軍下山擊晉軍環大敗晉遂取濮州城德勝夾河為柵環以舟兵攻南柵不能得還軍行臺以疾卒年六十二贈侍中有子光圖凡言有子某者皆仕皇朝有聞

王檀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也少事梁太祖爲小校尚讓攻梁戰尉氏門檀勇出諸將太祖奇之遷踏白副指揮使從朱珍募兵東方戰數有功梁與蔡兵戰板橋李重胤馬踣爲蔡兵所擒檀馳取之并獲其將一人從太祖破魏内黃還衛山都虞候復從朱珍攻徐州檀獲其將一人梁兵攻王師範檀以一軍破其密州拜密州刺史太祖即位遷保義軍節度使潞州東北面招討使王景仁敗於柏鄉晉兵圍邢州太祖大懼欲自將救之檀止太祖請自拒敵力戰卒全邢州以功

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瑯琊郡王友珪立徙鎮宣化貞明元年又徙匡國是時莊宗取魏博檀以謂晉兵悉在河北乃以竒兵西出陰地襲太原不克而還徙鎮天平檀嘗招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年五十八贈太師謚曰忠毅

馬嗣勳

馬嗣勳濠州鍾離人也少事州爲客將爲人材武有辯梁太祖攻濠州刺史張遂遣嗣勳持牌印降梁梁楊行密攻遂遂又使嗣勳乞兵於太祖梁兵未至濠州已沒嗣勳無所歸乃留事梁太

祖以爲宣武軍元從押衙太祖西攻鳳翔行至華州遣嗣勳入說韓建建即時出降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牙軍乞兵於梁梁女嫁魏適死太祖乃遣嗣勳以長直千人爲綵輿入魏致兵器於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知兵所從來莫能爲備殺其八千餘人遅明皆盡嗣勳中重瘡卒太祖即位贈太保

王虔裕

王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爲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爲生少從諸葛爽起青棣閒其後爽爲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還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爲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鎭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爲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常爲先鋒擊巢陳蔡閒投其數柵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式賊敗而東虔裕功爲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爲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

常有功秦宗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爲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見殺

謝彥章

謝彥章許州人也幼事葛從周從周憐其敏惠養以爲子授之兵法從周以千錢置大盤中爲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

之及壯事梁太祖爲騎將是時賀瓌善用步卒而彥章與孟審澄侯溫裕皆善將騎兵審澄溫裕所將不過三千彥章多而益辦彥章事末帝累遷匡國軍節度使貞明四年晉攻河北賀瓌爲北面招討使彥章爲排陣使屯于行臺彥章爲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嘗儒服或臨敵御衆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瓌心忌之彥章與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

之地也巳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彥章故與馬步都虞候朱珪有隙瓌欲速戰彥章請持重以老敵珪乃誣彥章以爲將反瓌且䀄士使珪伏甲殺之審澄溫裕皆見害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三

魯郡曾　三異　校定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唐臣傳第十二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以材幹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于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

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决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即位拜崇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壍以絶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爲彥軍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

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
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
難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
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
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
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
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
失太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
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
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德勝梁

兵日掠澶相取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謂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無相攻庶幾以爲後圖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

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末失德時四方商賈
征輸必集新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
劉道路轉從耗亡太半而魏博五州秋稼不稔
竭民而歛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
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
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
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
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
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筭已决區區常談
豈足信也莊宗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

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襲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為已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者馬紹宏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即位二人當為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于租

庸者皆經内勾既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遽罷
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
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
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
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
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
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
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
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
有避權之名而内有中宮之助又爲天下所悅

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
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
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
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鎭諸侯多梁舊將皆主
上斬袪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
藏于私家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
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
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還樞密使於內
臣而并辭鎭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
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

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捨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仍為侍中樞密使同光二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

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爲租庸惜財用陛下欲雖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

郭崇韜

安知陛下之勢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彊直頗為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為言宦官伶人由此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為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厮養畜之及貫為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為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為白貫事而左右日夜共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

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于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明

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揔管當行而崇韜
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
患北邊非揔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
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
岌小子豈任大事必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
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
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决崇韜
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欵于崇
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
至成都宗弼遷衍于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

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

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一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疋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於此邪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于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即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賜其二孫當崇韜用事自宰相豆盧革韋說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弘革

等即因佗事奏改弘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也其父福遷事晉爲將以驍勇知名梁攻朱宣于鄆州晉兵救宣宣敗福遷戰死重誨少事明宗爲人明敏謹恪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及兵變于魏所與謀議大計皆重

誨與霍彥威決之明宗即位以爲左領軍衛大
將軍樞密使兼領山南東道節度使固辭不拜
改兵部尚書使如故在位六年累加侍中兼中
書令重誨自爲中門使已見親信而以佐命功
臣處機密之任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
天下雖其盡忠勞心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
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
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斯其可哀者也
重誨嘗出過御史臺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
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隨駕廳子軍

士粲弘遷毆傷相州録事參軍親從兵馬使安
虔走馬衝宰相前導弘遷罪死虔決杖而已重
誨以斬延乃請降敕處分明宗不得已從之由
是御史諫官無敢言者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
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怒辭疾退居于磁州
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馳至其家殺
圜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明宗皆不能詰也
而重誨恐天下議已因取三司積欠二百餘萬
請放之冀以悦人而塞責明宗不得已爲下詔
蠲除之其威福自出多此類也是時四方奏事

皆先白重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
重誨視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
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
獻鷹鷂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
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佗日按鷹于西郊戒左
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兎重誨曰兎陰且
狡雖白何爲遂却而不白明宗爲人雖寬厚然
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
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
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

明宗遣回鶻侯三馳傳至其國侯三至醴泉縣縣素僻無驛馬其令劉知章出獵不時給馬侯三遽以聞明宗大怒械知章至京師將殺之重誨從容爲言知章乃得不死其盡忠補益亦此類也重誨既以天下爲己任遂欲內爲社稷之計而外制諸侯之彊然其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師旅並興如投膏止火適足速之此所謂獨見之慮禍釁所生也錢鏐據有兩浙號兼吳

越而王自梁及莊宗常異其禮以羈縻臣屬之而已明宗即位鏐遣使朝京師寓書重誨其禮慢重誨怒未有以發乃遣其嬖吏韓玫副供奉官烏昭遇復使於鏐而玫恃重誨勢數凌辱昭遇因醉使酒以馬箠擊之鏐欲奏其事昭遇以爲辱國固止之及玫還返譖於重誨曰昭遇見鏐舞蹈稱臣而以朝廷事私告鏐昭遇坐死御史獄乃下制削奪鏐官爵以太師致仕於是錢氏遂絕於唐矣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謂從珂非李氏子後必爲國家患乃欲陰圖

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温閉城以叛從珂遣人謂彥温曰我遇汝厚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温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騎上變明宗疑其事不明欲究其所以乃遣殿直都知范氳以金帶襲衣金鞍勒馬賜彥温拜彥温絳州刺史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侍衛指揮使藥彥稠西京留守索自通率兵討之而誡曰爲我生致彥温吾將自訊其事彥稠等攻破河中希重誨旨斬彥温以滅口重誨率羣臣稱賀

明宗大怒曰朕家事不了卿等不合致賀從珂
罷鎮居清化里第重誨數諷宰相言從珂失守
宜得罪馮道因白請行法明宗怒曰吾兒爲姦
人所中事未辨明公等出此言是不欲容吾兒
人間邪趙鳳因言春秋責帥之義所以勵爲臣
者明宗曰皆非公等意也道等惶恐而退居數
日道等文以爲請明宗顧左右而言他明日重
誨乃自論列明宗曰公欲如何處置我即從公
重誨曰此父子之際非臣所宜言惟陛下裁之
明宗曰吾爲小校時衣食不能自足此兒爲我

檐石灰拾馬糞以相養活今貴爲天子獨不能庇之邪使其杜門私第亦何與公事重誨由是不復敢言孟知祥鎮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務欲制其姦心凡兩川守將更代多用己所親信必以精兵從之漸令分戍諸州以虞緩急二人覺之以爲圖己益不自安既而遣李嚴爲西川監軍知祥大怒斬嚴又分閬州爲保寧軍以李仁矩爲節度使以制璋且削其地璋以兵殺仁矩二人遂皆反唐兵戍蜀者積三萬人其後知祥殺璋兼據兩川而

唐之精兵皆陷蜀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
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鏻得
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
一言以為信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
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初
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
鏻行軍司馬已而捧聖都軍使李行德十將張
儉告變樞密承旨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
誨私募士卒繕治甲器欲自伐吳又與諜者交
私明宗以問重誨重誨惶恐請究其事明宗初

頗疑之大臣左右皆爲之辨旣而少解始告重誨以彥溫之言因延詰彥溫具伏其詐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彥溫行德儼皆坐族誅重誨因求解職明宗慰之曰事已辨慎無措之胷中重誨論請不已明宗怒曰放卿去朕不患無人顧武德使孟漢瓊至中書趣馮道等議代重誨者馮道曰諸公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以范延光爲樞密使而重誨居職如故董璋等反遣石敬瑭討之而川路險阻糧運甚艱每費一石而致一斗自關

以西民若輸送往往亡聚山林爲盜賊明宗謂重誨曰事勢如此吾當自行重誨曰此臣之責也乃請行關西之人聞重誨來皆已恐動而重誨日馳數百里遠近驚駭督趣糧運日夜不絶斃踣道路者不可勝數重誨過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之寢室使其妻子奉事左右甚謹重誨酒酣爲弘昭言昨被讒搆幾不自全賴人主明聖得保家族因感歎泣下重誨去弘昭馳騎上言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恐其生事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行營使還亦言西人震駭之狀因

述重誨過惡重誨行至三泉被召還過鳳翔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馳趨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重誨已罷而宦者爭求其過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常與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益懼因上章告老以太子太師致仕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如河中虞變重誨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聞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渠安得來已而曰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吾以一死報國餘復何言乃械送二子于京師行至陝州下獄明宗又

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曰有異志則與從璋圖之又遣宦者使于重誨使者見重誨號泣不已重誨問其故使者曰人言公有異志朝廷遣藥彥稠率師至矣重誨曰吾死未塞責遽勞朝廷興師以重明主之憂光業至從璋率兵圍重誨第入拜于庭重誨降而答拜從璋以檛擊其首重誨妻走抱之而呼曰令公死未晩何遽如此又擊其首夫妻皆死流血盈庭從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明宗下詔以其絶錢鏐致孟知祥董璋反及議伐吳以爲罪并

殺其二子其餘子孫皆免重誨得罪知其必死歎曰我固當死但恨不與國家除去潞王此其恨也

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若今學士院諮報今士大夫間以文字相往來謂之簡帖俚俗猶謂之記事也因崇政使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

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四

魯郡曾　異　校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五

唐臣傳第十三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鎭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凛如也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衙内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

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
乂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
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
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
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
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
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
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
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内外蕃漢馬步軍都
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李

嗣昭閉城拒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于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

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王鎔乞師
于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柏鄉趙人
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栢
鄉五里營于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
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
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
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
一甲直數十千擒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
之當勉以往取之退而告莊宗曰梁兵甚銳未
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

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於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檝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

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悉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于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

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
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
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
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
至于栢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
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
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三萬出飛狐以擊之
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
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
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

度使德威雖為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于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

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

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輜重先吾爲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居中鎮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

尋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威燕王子光輔官至
刺史

符存審　子彥超　彥饒　彥卿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于彼垣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為從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為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審以從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從罕之歸晉

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以功遷檢校左僕射從李嗣昭攻汾州執李瑭還左右廂步軍指揮使又從嗣昭攻潞州降丁會從周德威破梁夾城遷沂州刺史蕃漢馬步軍指揮使晉趙攻燕梁救燕擊趙深州團脩縣存審與史建瑭軍下博擊走梁軍還領邢州團練使魏博叛梁降晉存審爲前鋒屯臨清莊宗入魏存審殿軍魏縣與劉鄩相距於莘西從莊宗敗鄩於故元城闗寶以邢州降乃以

存審爲安國軍節度使毛璋以滄州降從存審橫海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爲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從戰胡柳陂晉軍晨敗亡周德威存審與其子彥圖力戰暮復敗梁軍於土山遂取德勝築河南北爲兩城晉人謂之夾寨還內外蕃漢馬步軍揔管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

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緩師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乃按軍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

審曰鄴兵已敗不如逆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苑鄴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遯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敗之張文禮弑趙王王鎔晉遣閻寶李嗣昭等攻之至輒戰死最後遣存審破之存審爲將有機略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爲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彊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爲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

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而加已上因沮其事存審妻郭氏泣訴于崇韜曰吾夫於國有功而於公鄉里之舊柰何忍令死棄窮野崇韜愈怒存審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日天下一家四夷遠俗至于亡國之將射鉤斬袪之人皆得親見天子奉觴為壽而獨予棄死於此豈非命哉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于幽州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劒去鄉里四十年閒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

入生而得至此也因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勉哉存審三子彥超彥饒彥卿彥超爲汾州刺史郭從謙弑莊宗明宗入洛陽是時彥超爲北京巡檢永王存霸奔于太原彥超見留守張憲謀之憲儒者事莊宗最久不忍背恩欲納之彥超不從存霸遂見殺明宗卽位彥超來朝明宗德之勞曰河東無事賴爾之力也以爲建雄軍留後遷北京留守徙鎭昭義罷爲上將軍復爲泰寧軍節度使又徙安遠彥超主藏奴王希全盜其貲彥超稍責之奴懼夜

叩其門言有急彥超出見殺贈大尉次子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成元年發汴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使張諫爲亂殺權知州高逖迫彥饒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掠明日以軍禮見吾於南衙乃陰與其衙指揮使龎起伏甲于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諫等殺四百餘人即日牒州事與推官韋瓛明宗下詔褒其忠略其後累遷彰聖都指揮使歷曹沂饒三州刺史清泰三年自饒州刺史拜忠正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

祖起大原彥饒以侍衛兵從廢帝至河陽廢帝敗晉高祖以楊光遠代彥饒將親軍從彥饒義成軍節度使范延光反白奉進以侍衛兵三千屯滑州兵士犯法奉進捕得五人其三人義成兵也因并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過彥饒謝不先告而殺彥饒曰軍士各有部分義成兵卒豈公所得斬邪何無主客之禮也奉進怒曰軍士犯法安有彼此且僕已自謝過而公怒不息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復留之其麾下大譟追奉進殺之彥饒不之止也已

屯駐軍將馬萬等聞亂以兵擒彥饒送之京師遂以彥饒應延光反聞行至赤岡高祖使人殺之下詔削奪在身官爵彥饒與晉約無釁隙以一旦之忿不能馭其軍殺奉進已非其本意以及見誅非其罪也

史建瑭 子匡翰

史建瑭鴈門人也晉王為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為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于陳州嘗將騎兵為先鋒晉王東追黃巢于冤朐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

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縋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為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瑭少事軍中為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於潞州建瑭已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建瑭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瑭以先鋒兵出井陘戰于柏鄉梁軍為方陣分其兵為二汴宋之軍居左魏滑之軍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瑭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

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蓨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瑭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

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
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蓨縣人
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
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
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
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
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
王鋋兵傅鎮州建瑭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
十二建瑭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
主匡翰爲將沉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

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爲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安民耕桑之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澈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見史匡翰斬關澈天下談者未有偶爾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王建及

王建及許州人也少事李罕之從罕之奔晉爲

匡衛指揮使梁晉戰柏鄉相距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臺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爲梁奪則吾軍危矣李何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從戰莘縣故元城皆先登陷陣以功累拜遼州刺史將銀槍効節軍晉攻楊劉建及躬自負葭葦堙塹先登拔之從戰胡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山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

士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日暮不可戰閻寶曰
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况以高而擊下
不可失也建及以爲然因白莊宗曰請登高望
臣破敵即呼衆曰今日所失輜重皆在山西盍
往取之即馳犯梁陣梁兵大敗晉遂軍德勝爲
南北城于河上梁將賀瓌攻其南城以竹笮維
戰艦于河晉兵不得渡南城危甚莊宗積金帛
於軍門募能破梁戰艦者至於吐火禁呪莫不
皆有建及重鎧執矟呼曰梁晉一水間爾何必
巧爲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甕積薪自上流縱火

焚艦建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斧其竹笮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收南城壞圍解去自莊宗得魏博建及將銀槍效節軍建及爲將喜以家貲散士卒莊宗遣宦官韋令圖監其軍令圖言建及得士心懼有異志不可令典牙兵即以爲代州刺史建及怏怏而卒年五十七

元行欽

元行欽幽州人也爲劉守光裨將守光篡其父仁恭使行欽以兵攻仁恭於大安山而囚之又使行欽害諸兄弟其後晉攻幽州守光使行欽

募兵雲朔間是時明宗掠地山北與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因養以爲子常從明宗戰數立功莊宗已下魏益選驍將自衛聞行欽驍勇取之爲散貟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攅矟圍之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劒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莊宗還營持行欽泣曰富貴與卿共

之由是寵絶諸將拜忻州刺史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群臣於内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爲笑樂而怪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勅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内殿但宴武臣而已趙在禮反於魏莊宗方選大將擊之劉皇后曰此小事可趣紹榮指揮乃以爲鄴都行營招撫使將二千人討之行欽攻鄴南門以詔書招在禮在禮送羊酒犒軍登城謂行欽曰將士經

年離去父母不取敕旨奔歸上貽聖憂追悔何
及君公善爲之辭尚能改過自新行欽曰天子
以汝等有社稷之功小過必當赦宥在禮再拜
以詔書示諸軍皇甫暉從旁奪詔書壞之軍士
大譟行欽具以聞莊宗大怒敕行欽破城之日
無遺種乃益召諸鎮兵皆屬行欽行欽屯澶州
分諸鎮兵爲五道毀民車輪門扉屋椽爲筏渡
長慶河攻冠氏門不克是時邢洺諸州相繼皆
叛而行欽攻鄴無功莊宗欲自將以往羣臣皆
諫止乃遣明宗討之明宗至魏軍城西行欽軍

城南而明宗軍變入于魏與在禮合行欽聞之
退屯衛州以明宗反聞莊宗遣金槍指揮使李
從璟馳詔明宗計事從璟明宗子也行至衛州
而明宗已反行欽乃繫從璟將殺之從璟請還
京師乃許之明宗自魏縣引兵南行欽率兵趨
還京師從莊宗幸汴州行至滎澤聞明宗已渡
黎陽莊宗復遣從璟通問于明宗行欽以爲不
可因擊殺從璟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
得進與行欽登道旁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
獻雉問其冢名野人曰愁臺也莊宗益不悅因

罷酒去西至石橋置酒野次莊宗謂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揔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虢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

明宗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為之流涕

嗚呼死之所以可貴者以其義不苟生爾故曰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社稷之臣也方明宗之兵變于魏諸將未知去就而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至於斷髮自誓其誠節有足嘉矣及莊宗之崩不能自決而反逃死以求生終於被執而見殺其言雖不屈而死非其志也烏足貴哉

安金全

安金全代北人也爲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爲騎將數從莊宗用兵有功官至刺史以疾居于太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將王檀襲太原晉兵皆從莊宗于河上太原無備監軍張承業大恐率諸司工匠登城扞禦而外攻甚急金全彊起謂承業曰太原晉之根本也一旦不守則大事去矣老夫誠憊矣然尚能爲公破賊承業喜授以甲兵金全被甲跨馬召率子弟及故將吏得百餘人夜出北門擊

檀於羊馬城中檀軍驚潰而晉救兵稍至然莊宗不以金全爲能終其世不録其功金全與明宗有舊明宗即位拜金全振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鎮二年召還京師以疾卒

袁建豐

袁建豐不知其世家也晉王討黄巢至華陰闌得之時方九歳愛其俊爽收養之長習騎射爲鐵林都虞候從擊王行瑜李匡威以功遷突陣指揮使從莊宗破夾城戰柏鄉遷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衙内指揮使建豐爲副使從莊宗

入魏取衛磁洺三州拜洺州刺史擊梁將王千
斬首千餘級獲其將校七十餘人遷相州刺史
從戰胡柳指揮使孟謙據相州叛建豐還討平
之徙隰州刺史病風廢明宗即位以舊恩召還
京師親幸其第撫慰甚厚加檢校太尉遥領鎮
南軍節度使俾食其俸以卒贈太尉

西方鄴

西方鄴定州滿城人也父再遇為汴州軍校鄴
居軍中以勇力聞年二十南渡河游梁不見用
復歸莊宗于河上莊宗以為孝義指揮使數從

征伐有功同光中爲曹州刺史以州兵屯汴州明宗自魏反兵南渡河而西莊宗東幸汴州汴州節度使孔循懷二志使北門迎明宗西門迎莊宗所以供帳委積如一曰先至者入之鄴因責循曰主上破梁而得公有不殺之恩柰何欲納總管帝負國循不荅鄴度循不可爭而石敬瑭妻明宗女也時方在汴鄴欲殺之以堅人心循知其謀取藏其家鄴無如之何而明宗已及汴乃將五百騎西迎莊宗於汜水嗚咽泣下莊宗亦爲之噓唏乃使以兵爲先鋒莊宗至汴西不

得入還洛陽遇弑明宗入洛鄴請死於馬前明宗嘉歎久之明年荊南高季興叛明宗遣襄州節度使劉訓等招討而以東川董璋為西南面招討使乃拜鄴夔州刺史副璋以兵出三峽已而訓等無功見黜諸將皆罷璋亦嘗出兵惟鄴獨取三州乃以夔州為寧江軍拜鄴節度使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鄴武人所為多不中法度判官譚善達數以諫鄴怒遣人告善達受人金下獄善達素剛辭益不遜遂死于獄中鄴病見善達為祟卒于鎮

二十五卷終